

宋

史

九六

列傳卷第九十一

宋史三百三十二

開禧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詵

子師閔

趙高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
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
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
舉進士廷試第三用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
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

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為集賢校理
開封府推官鹽鐵戶部判官同脩起居注英宗書其
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
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
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
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
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為名言太息
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
班為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
為跋扈則臣以為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种諤擅

築綏州且與薛尙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脩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不可神宗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悟為罷之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館伴契丹使楊興公

開懷與之語興公感動將去泣之而別河北地大震
命元發為安撫使時城舍多圯吏民懼壓皆幄寢爰
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
食饑除田租脩隄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
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穎有金為隣婦所隱閤數尹
不獲直穎憤而致偃扶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
其金穎投杖仰謝失偃所在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
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
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
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

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竒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蓋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詢詢然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旣為郡乃親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旣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三年以來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歷青州應天府齊

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以擠之黜為池州未
行改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為
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
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筐即墨
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為湖州哲宗登
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
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
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
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為癘疫先度城外廢
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

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閣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旣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為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

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為龍圖閣學士復知楊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為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眾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詣宰相辯父無罪時呂夷簡為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為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舉進士鄜延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

當下者榜于民或召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民
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為脫桎梏語之曰
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
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授之書
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官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
之盛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兼并家師中令過縣
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須數日得萬斛使下其
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兵興時入中國
人藉其力徃徃結為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輩不
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索旁郡者徙諸絕塞龐籍為

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歲賜緩移邊曰願勿逾歲暮詔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為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滯師中即焚石鑿而通之邕管有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死師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士人補攝官銓授無法權在吏悉記其名使待除于家初邕州蕭注宜州張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交趾云不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

宋咸二人為注所餌合詞稱便而師中至詔以注奏
付之師中邀注來難之曰君以酋豪伐交趾能保必
勝乎曰不能師中曰既不能保必勝脫有敗衄奈何
注知不可遂罷議會蠻獠申紹泰入追亡者害巡檢
宋士堯注又張皇為駭奏仁宗為之盱食師中言無
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掊歛失衆心卒致將率敗覆
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并按固咸皆坐貶師
中攝帥事交趾耀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
飲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披以其情得不敢動即日
貢方物紹泰懼委巢穴遁去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

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
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象立祠以事稱
為桂州李大夫不敢名還知濟兗二州濟水堙塞久
師中訪故道自兗城西南啓鑿之功未半而去遷直
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
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釁端也鄜延路覘知
西夏駐兵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疏論牽制之
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
憂也既而此舉卒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
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

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嬰其銳鋒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中居令諸城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遂言今脩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必乞脩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為州其

後皆陷失以清水為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詔師中罷帥事詔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詔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為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敷其語以為罔上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鄞縣王安石者

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
言乃信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
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
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
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為大言
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氣未嘗少衰

陸誥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
亂給事不乏興賊平又條治其獄無濫者加集賢校
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誥主餽餉具言非中國所
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

經二歲乃定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
咸平龍騎軍皆故群盜牢廩不時得毆泣給官還營
不自安大校柴元煽使亂詔誅往視許元以不死命
取始禍者自贖衆皆帖然提點陝西刑獄時鑄錢法
壞議者欲變大錢當一誅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
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猶輕之今戒令均直大錢必
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
兼盜鑄者計其直無贏將必自止從之徙湖南北轉
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賢殿脩撰知桂州奏言邕去桂
十八驛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